河东作家写河东

新绛人的古树情

■梁 冬 张秋明

爱树的无私，它像一把雨伞，把炎热留给了自己，清凉给予了他人；爱树的大度，它接收来自天上的雨水，阻挡江河的泛滥，给大地以湿润；爱树的负重，它把甜、酸的果实留给后人，自己身上留下累累疤痕。

新绛列入一级“古树名录”的达18个，今天，着重介绍其中的三株。

“五色槐”的前世今生

在峨嵋岭下，新绛县阳王镇苏阳村稷王庙，生长着一棵高大粗壮的千年古槐，至今仍枝繁叶茂，就像一把绿色大伞根植于大地。此树被当地林业部门列为“一级古树名木”，挂牌保护，是名副其实的“槐树王”。林业局的同志遗憾地说：“你们来迟了，早一些就能看到古槐树盛开着黄、白、粉、绿、紫五色花。”

生长五色花的槐树，断然与众不同。它老得出奇，树龄已有2000多年。透过历史的烟尘，脑子里立即闪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他的《岳阳楼记》以及后来徽宗误国、岳飞抗金等一连串的故事。而这棵五色槐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故事呢？一棵树就是一部站立着的历史，站立于眼前的这棵五色槐正在给我们静静地诉说历史。

相传，“五色槐”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武士鉏麑舍生取义、保护忠良，头撞槐树脑浆所染而致。

相传公元前约770年，晋灵公即位国君，昏庸无道、偏听谗言、滥杀无辜、残害忠良。老相国赵盾多次上殿劝谏，晋灵公不仅充耳不闻，反而动怒，认为赵盾对自己不忠，于是下令奸贼屠岸贾捏造罪名，指派武士鉏麑刺杀赵盾。

这日，鉏麑三更携刀潜入相府府邸，只见正房内灯火尚明，屋内摆设简朴，老相国赵盾穿戴朴实，端坐桌前翻看竹简，操劳国事。鉏麑心中深感疑惑。

四更后，夫人和丫鬟端来一盘馒头、野菜和一碗小米粥，让老相国食用后上朝。赵盾食用时发现菜中有肉末，便训斥道：“我一再告诫，百姓生活仍然疾苦，相府不得奢华，饭菜更要从俭。”躲在大槐树阴暗处的鉏麑看到、听到的实情与屠岸贾所言真是天壤之别。鉏麑感动之余，方知赵盾乃忠良、屠贼系奸恶。

于是，鉏麑进屋跪拜在赵盾面前，说：“老相国，小人无知，罪该万死，若不是亲眼所见，差点铸成大错。”相国不解问：“你是何人？又为何事而来？”鉏麑说：“我是屠岸贾家中武士，屠贼派我刺杀于您，望您多加小心，以防不测。”说完起身告辞，在相国府外徘徊。

天亮后，鉏麑来到大槐树下，又陷入深思，思忖良久，心想回去也无法复命，定遭奸人加害，于是便以头撞树，顿时脑浆飞溅一命呜呼。这株槐树深为鉏麑精神所动，从此岁岁年年，每瓣花蕊开出黄、白、粉、绿、紫五色鲜花，成为天下奇观。

2006年香港《商务旅游》杂志配图咏诗以记之：鉏麑触槐壮古今，不作庸奴害忠臣，侠肝义胆人称羡，槐开五色显精神。

2000多年来，五色槐深受人们喜爱，把它当作心中的命根子，一代一代保护着，并为它制定乡规民约，确保五色槐健康、茁壮生长。

新绛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张荣伟是后苏阳村的常客。在他看来，守护古树常青，群众参与是基础，科学知识是保障。林业局对古树进行了科学研究和有效保护，并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古树树龄。“准确掌握情况，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调整保护方案。”张荣伟说。施肥复壮、改良土壤、安装防雷装置……林业工作者精心呵护古树，也将树木保护的专业知识传授给村民。

前年4月，古树树叶突然大量脱落，乡亲们很担心。“大伙儿找来无人机航拍，发现树顶抽出了嫩绿的新叶。”林业局刘文波又赶紧邀请专家实地“诊断”，得知这是树木生长中的正常现象，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王村古柏默默注视汾河变迁

在古交镇汾河岸畔的王村，我们听到晋国时期古柏立碑祭贤良的故事。

王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因此地以产鲜桃闻名，俗称桃儿王村。村东南有一块保存完好的石碑，由绛州人李翀霄于康熙年间立石，碑前有一棵栽植于晋代的古柏树，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古柏像一个和蔼的老人正俯瞰大地，似有所言。它看过了改朝换代，看过了沧海桑田，看尽了滚滚红尘。这棵树大概是因为怕水患，树根超出地面近两米。

2021年10月7日，人们还在享受国庆节带来的欢乐，一场突如其来的洪灾，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扰乱了人们的生活。地处汾河岸畔的王村也遭到洪水袭扰，洪水淹没良田，进入民房，也包围了古柏。时不我待，一连三天，村民以担当的精神守在古柏、石碑旁，扎起围栏，村民说：“三株古柏只剩下这一株了，不能让这株古柏有半点闪失。”最终，古柏、石碑完好无缺。

原来，古柏有着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

据传，公元前约760年，晋成公驾崩，太子晋景公即位后，为分散、削弱赵氏一族的势力，下旨派赵盾同父异母的弟弟赵婴齐离开晋国都城到数十里外的王村治理汾河。

赵氏家族位高权重数十载，虽勤于国政，但因其长期控制朝政，使得晋景公有意结束大权旁落的局面，彻底改变晋国政治格局，故提拔屠岸贾为司寇，负责刑狱、纠察等事务，重新审查晋灵公被杀事件。

于是，屠岸贾以杀害晋灵公为突破口，制造政治舆论，迅速追查凶手，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带领将士数百人在下宫杀死赵朔、赵同等赵家男女老幼300余口。为斩草除根，他派亲信将赵婴齐杀死在汾河岸边的王村。

晋景公虽然丧心病狂，但也未能六亲不认，赵氏被灭门之时，晋景公为赵朔妻子、自己姑妈庄姬公主留了一条生路，日后便生下鼎鼎大名的赵氏孤儿——赵武。

王村及附近百姓感念赵家世代忠良，赵婴齐为民除水患、兴水利、治汾河，便在赵婴齐被杀害的地方栽植三棵柏树，以期年年祭祀。

康熙十五年，绛州王村人李翀霄任江西布政使，回乡省亲之时，为纪念赵氏忠良、报答父母养育恩德，特在柏树前敬立石碑。

可惜，这三棵古柏中的两棵被大火焚毁，幸存的一棵在当地百姓的全力保护下得以存活。古柏虽经千年风雨洗礼，依然伟岸挺拔、生气勃勃。

“母女”皂荚树的家国情怀

来到地处汾河岸畔的店头村，站在枝叶茂盛、树冠庞大的树下，人显得更渺小了。这树相传有800多年历史，被当地人誉为“母女”皂荚树，树干需要3人合抱，有4层楼那么高。它傲然屹立、默默无闻地扼守在村子中央，和它周围的舞台、广场、池泊、村委会、商店等，一起构成了这个村子的中心地带。

这棵“母女”皂荚树，从下盘根错节，犹如一对母女，紧紧怀抱。“母女”皂荚树，浑身的树皮已龟裂成手掌大的碎片，贴着树身拼接成不规则的网状。每块裂片就像春天犁沟里翻起而又被晒干的泥巴，炸尾翘角，七棱八瓣，摸上去生硬。而树纹也如犁沟之深，小臂可以轻松地嵌入。

每年这棵树都会结出满满的皂荚，在浓密的绿叶间探出头来。一嘟噜一嘟噜挂在树上的皂荚，使人陷入了儿时的回忆。那时人们洗衣多不用肥皂，洗衣时把皂荚杂碎，与衣服一起搓揉。

一棵树就是一部站立着的历史，站在我面前的这棵“母女”皂荚树，正在给我们静静地诉说历史。

树木老了就成了神树。它一柱擎天，绿荫盖地，村人真把它作为神来敬，一到重大节日，就在树上挂红布条、对树许愿等。树就像一位老人，注目着历史沧桑，观看着村里的变迁。

听老辈人讲，20世纪40年代，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县城，常常到村里袭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次，有十余名妇女儿童遭到残害。当时担任民兵队长的陈队长，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想如果在“母子”皂荚树上挂一口钟，在日寇来之前敲响钟，乡亲就能及时撤离。于是陈队长便从城里铸造了一口钟，挂在树上，向乡亲们说了撤离村的钟声号令。一次，一队敌军进村前，我地下工作者事先得到情报，敲响了警钟，敌军赶到村里空荡荡不见一人，朝天放空枪。

之后，敌军又有几次扑空，便恼羞成怒，遍寻机会报复。一次，一敌人对准“母女”皂荚树上的钟崩崩打了两枪，谁知那钟突然从树上掉下来，不偏不倚，正好砸在敌人头上，登时便头破血流、命丧黄泉了。村民听说这事后，欢欣鼓舞，都说这是“母女”皂荚树勾了“鬼子的魂”。

“母女”皂荚树是救命树，皂荚树上的钟是给“鬼子”敲的丧命钟的传奇说法在当地不胫而走。

百姓记事

儿女成长的履痕蓄满父爱

■王会亮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动情处。

多年了，我一直故作坚强，佯装出一副快乐、阳光的模样。好多次，我或悲或喜，泪流满面哽咽难忍，却始终不敢哭出声来。我不能让儿女看到我哭泣的样子，我怕他们心里难受，继而又加重了我的难过。可当2024年高考一本分数线公布的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情感的释放。儿子的成绩不是很拔尖，但已高过一本分数线58分。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渐渐地泣不成声。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不同。八年前，一场家庭变故，我的四口之家成了三口家庭，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相依为命，原本的幸福打了折扣。那时候，女儿正读初中毕业班，儿子才上小学六年级，每天接送孩子成了我最大的任务。初中和小学作息时间不同步，一日三次往返六趟，既要照顾孩子衣食起居，给孩子辅导作业，还不想耽误工作，生活的忙碌、人生的艰辛可想而知。

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也是父亲心头的宝。女儿高三那年，学校开展成人礼仪活动，要求家长与孩子一起互动。不巧，儿子的班级也要开家长会。当我正在参加女儿的成人礼仪活动时，儿子用老师的手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爸，你到哪里了？全班就差你一个家长了。”我告诉他：“姐姐的学校搞活动，我在这里呢，稍等一会儿就过去。”电话里，儿子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哦，知道了。”然后便挂了电话。作为一个父亲，一想到别人的孩子都有父母陪伴，唯有自己的孩子没有亲人相伴的时候，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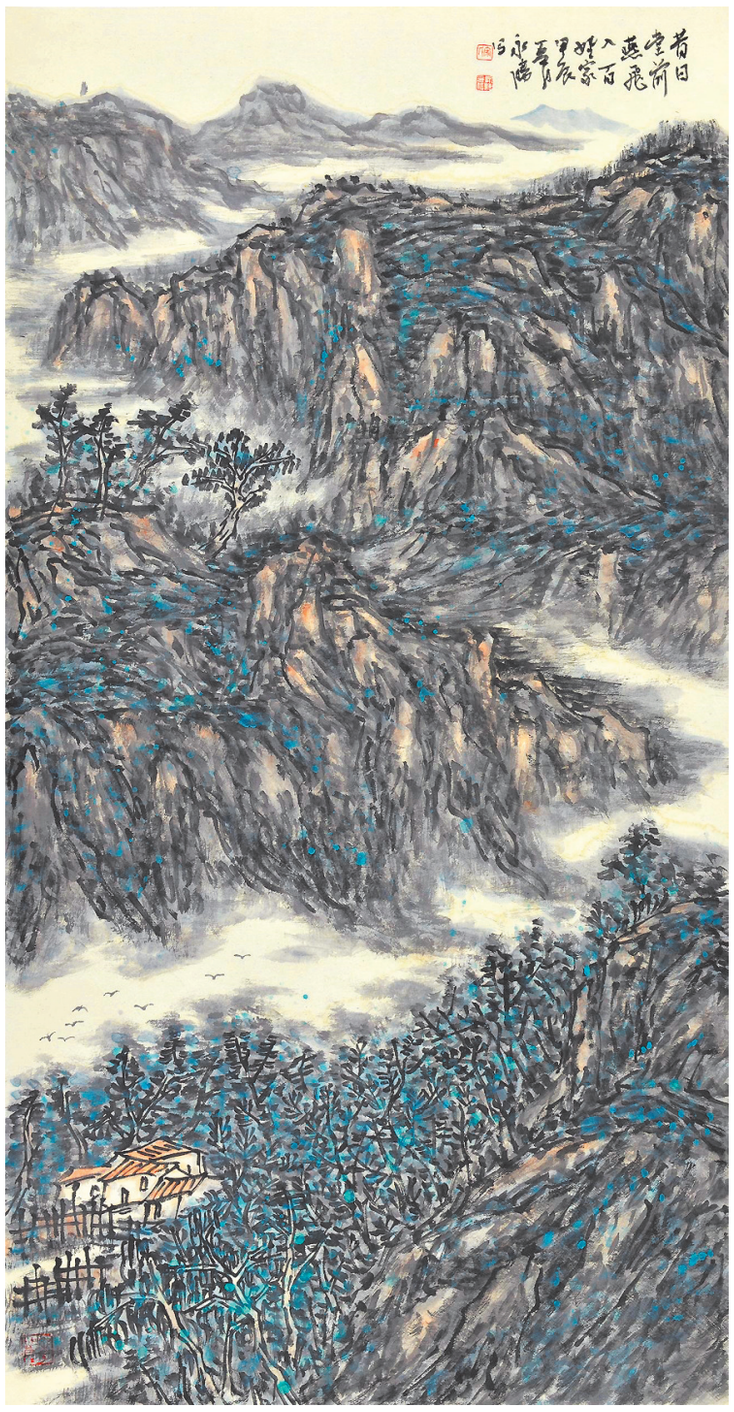
俗话说，家里没有女人不是家。回想半生，一路跌撞，几多艰辛。这些年来，也曾有好心人给我介绍另一半，但一听说我带着两个孩子且有一个是男孩的时候，都望而却步，总觉得儿女是我的“拖油瓶”。好在我的孩子都比较懂事，足以安慰我的心情。

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常常会因微小细节而动情流泪。儿子上高一的那年开始住校，校园里用餐等日常生活均为刷卡消费，是从我的微信账户上划走的。但他深知家境不好，每次消费最多不过10元。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要买一套学习资料，需刷卡30元。我说刷就刷吧，怎么还专门打个电话？儿子说：“从没有在学校消费过这么多钱，怕你担心我乱花钱，所以提前给你说一声。”一句话，让我瞬间泪崩。女儿考上大学后，我打算把她原来那些穿不成的旧衣服扔掉。女儿说，扔了怪可惜的，都是你的血汗钱呀，还是送给亲戚朋友家里的那些小妹妹吧！那一刻，我为女儿的懂事湿润了眼眶。

一个家庭奋斗的最大动力就是孩子，孩子的成长常常左右着父母的心情。以前，儿子每次在外面吃饭，微信给他转账就行。近些年，他会问：“爸，你吃啥？我给你带饭。”远在外地求学的女儿也常常会给我打电话、发微信，嘘寒问暖。这一条条细微的变化、一个个微小的举动，是儿女长大的标志，也是我心中缓缓流淌的感动，因为他们渐渐懂得了父亲的艰辛与不易。

孩子是家长手中放飞的风筝，飞得再高再远，也飞不出父母的心心念念。如今，女儿已经毕业工作，儿子也走进了211重点学府，我亦可稍作休息了。蓦然回首，儿女成长的收获，虽然是他们自己努力的印记，但那或深或浅的履痕里却蓄满了我的泪滴。

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继续努力吧，我的儿女，爸爸永远爱你们……



鹳雀楼

堂前燕（国画） 宋永胜 作

边走边唱

田野里赏秋

■韩喜申

度过炽热的夏季，秋天如期而至。金色的秋天，流金的岁月。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秋游赏秋，去北京看香山红叶，到内蒙古看草原绿染黄红，在南方喜看稻菽千重浪水天一色。每年的秋天，我都要返回故乡，在田野里徜徉、赏秋。

故乡的田野，斑斓的秋色。一块田有一块田的风景，一畦菜有一畦菜的风景，一园果树有一园果树的风景，一行树有一行树的风景，一季有一季的味道。不论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最美的醉人秋景。游人用眼看风景，农人用心去耕秋。

清晨，行走在家乡的田野，这里是回茬玉米的领地，连块成片。叶尖发黄的棵棵玉米，高大魁梧，超我好大一截，直挺挺的玉米棒子，壮实地长在植株腰间，像战士紧握的钢枪，守卫着田野的安宁。晋南农民种地，一年两茬。小麦熟了种玉米，玉米收割后再种冬小麦。庄稼是农人的宝，金秋季节，盼的就是有个好收成。

再看谷地里的谷穗，沉甸甸压弯了腰，好像粗壮的狼尾巴，又像是在为扶持养育它的黄土地鞠躬敬礼，表达感恩之情。在微微秋风的吹拂下，形成后浪推前浪的滚滚谷浪，奏响一曲秋的音符，嘹亮的秋之歌。看着这醉人的丰收景象，我不由心潮澎湃，这是勤劳的农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结果。

前面是行行柿树。霜降了，柿叶变换了昔日的模样，绿叶变黄叶，黄叶成红叶。每一片厚敦的柿叶，历经狂风暴雨的洗礼、低温酷热的考验，从小芽的春暖走到凉爽的秋日，变成火焰一般的红叶，又在瑟瑟秋风下，打着旋儿，舞向大地，叶落归根，向大地母亲倾诉一生的故事。落叶虽逝，不是在孕育明春的生机吗？那红红的柿子，像灯笼，高高在上，红彤彤，照红一片田野。一双喜鹊，喳喳喳飞落树上，贪婪地寻觅软柿，先尝为快，吃饱了，喳喳喳飞向远方，把丰收的喜讯传颂天下。

不知不觉来到老同学王玉昆的科技苹果园。王玉昆是我中专同学，毕业后分配到稷山果树场工作，后提升为场长，是农业系统最早的高级农艺师，退休后痴心不改，在村里承包土地，栽植苹果树，搞起科技苹果园，带动多户果农致富。他的果园，清一色新品种，果子不愁销，上海、北京等地客商纷纷提前订货。走进果园，色泽鲜艳的大苹果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那红红的富士，还有那叫不上名的新品种，色泽鲜艳，个儿大，镶满果霜，挂在树上，一枝枝、一簇簇压弯了枝干。果香弥漫，使人倍感精神振奋、心旷神怡。老同学娓娓道来，向我介绍他培育新品种的细心与艰辛，不小心误了哪个环节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我佩服老同学的执着和持之以恒。一个夕阳老人，一个心脏搭桥的心脏病患者，依然心怀壮志，初心不改。我油然而生敬意，科学的力量，是园林之秋的动力。

从玉昆的科技苹果园出来，来到我的小菜园。小小葱秧，尖尖的头顶着晶莹的露珠，一闪一闪。嫩绿的蒜苗已长出五六片长长的绿叶，绿叶上的夜霜渐渐融化。幼嫩的蒜苗已开始接受霜冷的磨炼，还有那绿色菠菜、香菜，向四周伸展，好像初开的朵朵绿花。小小菜园的菜们，为冬的到来上好基础课。冬天就要来了，春天还远吗？诚然，在秋的季节，收获是主基调，还有绿色生机，那是在为来年播种希望。

流金的庄稼流金的岁月。田野里赏秋，处处皆风景。勤劳的双手换来瓜果飘香粮满仓。一年一度，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拥抱这最美秋景，怀揣梦想，聚力来年的又一秋之胜景。

挚爱亲情

母亲回去了

李恩虎

母亲在我的老单元楼住了半年多，前几天回弟弟家住了。近日我思绪万千，总想写点什么。

沉吟片刻，我还是写下了这个题目：母亲回去了。依照本地方言，念“回去(qia)”，原拟题目《母亲回家了》，但一想，母亲的家在哪儿呢？是她住了半辈子的老院子吗？现已空置多年，无人居住了，近几年，我们兄弟轮流赡养八旬老母，儿子的家就是母亲的家，她有四个家。

母亲回去前，我忙乎了两三天，须提前准备母亲的常用药品，我得写个单子去医院买药，有六七种之多；母亲的手机出故障了，音量偏小，我上街去修理；特意兑换了一百元零花钱，十元面额的，母亲花着方便，也不敢多给，怕她健忘；又去集市买了御寒的棉鞋、棉袜和帽子。平素，母亲不愿与我一块买东西，说是我在旁边，就把价格砍不下来了。我索性一言不发，笑看母亲和商家讨价还价，直到拍板成交，我扫码付款，提货走人。

回去前，还给母亲了却了一桩心事，右侧下牙床装了五颗烤瓷牙。母亲的大半牙齿都已光荣下岗了，平时吃东西当然费劲，她一直凑合着，说能将就，不要紧。其实我知道，母亲是怕花钱，不想让儿子们破费，总说她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几天，花那钱干什么。后来，我情急智生，对母亲说：“你孙子给您发红包了，专门让您装牙呢，您辛辛苦苦把他照看大，花他点钱算什么。”母亲听闻此言，呵呵笑了，苍老多皱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半年多了，母亲第一次笑得那么开心。

母亲回去前几天，我忽略了一件事，忘了给她买煎饼。母亲最喜欢吃煎饼，说是蘸着蒜汁尤其好吃。我隔三岔五去医院附近小摊上买，摊主都和我熟络了。母亲的主食主要是馒头，我反复开导，不能光吃馍，要多吃菜，多喝汤，加强营养。没办法，我只好专门买那些地地道道的手工馍，入口筋道耐嚼。后来我也想通了，这毕竟是母亲大半辈子的生活习惯了，积习难改，就依着她吧。

今天我又回到老单元楼，人去屋空，心里五味杂陈。半年来，我已经习惯了与母亲的互动，推开家门，母亲时常坐在躺椅上看电视，我叫一声妈，她扭头一看：嗷，你回来啦。

我每次从食堂打饭回来，母亲会问，今天什么饭，臊子面、水浆饭，还是米饭？晚上临睡前，母子俩各在卧室里看手机，有时我不得不提醒：妈，不看了，睡吧。每天早上七点许，我一定会喊叫几遍：妈，您起来了吗？听到母亲回应，我才放心离去。有时出去办事，时间久了，母亲一人在家不放心，我赶紧打个电话，随便聊上几句，就心里踏实了。

我和母亲一块送走暮春，迎来炎夏，告别深秋，半年多时间转瞬即逝。母亲在的时候，室内总觉得暖暖的，有家的氛围与气息，温馨而又惬意，母亲回去了，顿时便觉得家里冷冰冰的，空荡荡的，一时不能适应，无所适从。家里太静了，听不到电视声响和手机抖音了，只听见钟表走动的嘀嗒声。环顾室内，我在内心默默念叨：母亲回去了，回去了，我在客厅内伫立着，心头涌出莫名感伤。

母亲回去了，反思和自省之余，近日我时常陷入懊悔和自责之中。

在别人眼里，我也算个孝顺儿子，不止一次有人当面给我点赞。其实平心而论，我做得并不好，我没有给母亲洗过衣服、洗过头，都是她老人家亲力亲为。有时母亲絮絮叨叨，还觉有点心烦，索性不吭声，佯装没听见。现在我扪心自问，汗颜无地，我为什么要烦老母亲，且不说她供我读书，成家立业，那一年，我的儿子半岁到一岁，由我和母亲轮流照看，母亲早上从老家搭车来县城，晚上再回去，来回百余里。儿子一岁生日后，就送回老家由父母亲照看，母亲除了料理家务，还要精心照看孙儿，其辛苦劳累难以想象，可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这半年时间，我很少陪母亲聊天，她只能靠看电视和看手机打发时间，间或下楼去和大院内的老太太们聊天扯闲。想来不可思议，母子俩半个多世纪，我似乎和母亲没什么共同语言，平素只关心她的衣食住行、吃喝穿戴，忽略了母亲的精神需求，其实她更需要陪伴，我应该多与母亲交流，倾听老人家的心声，让她多开心地笑一笑。

母亲回去了，才几天工夫，我就想她了。明天我就回去，陪母亲聊上一整天。

老枣树（外一首）

■晓 寒

老态龙钟的枣树
根植墙角几十年
它不挪半步
不离故园
龟裂的树身
如同奶奶满脸皱纹
秋风 却早早撵走
奶奶的小脚

枣红如烈焰
温暖着浓稠的亲情
温暖着烟火味的故园

斑驳的流年
在老枣树下捡不完
枣刺 如针
扎破的 却不仅仅是
秋风

老戏台

搭起记忆的老戏台
旧事是老旦
趔趄的时光
依旧在唱念做打
在自己的故事中
做一名忠实的观众
洗练着剧情

荒草湮膝
挤窄了思念
等待的路口
守望多年
往事成前尘
徘徊在枝头上的鸟鸣
唤不回春天的故事

每夜
月光拉开思念的帷幕
上演斑斓的往事
月光缕缕
缕缕拂心
月光缕缕
缕缕梦颖

本版责编 赵卓菁 校 对 李静坤 美 编 冯潇楠